

白

雲

稟

白雲真景叙

古之人無時而不與子而猶
以為不足自其西羈貫之始
教於校室籍於鄉黨少
長又去之四方博求賢

人師之業成而入官又即
其官以為學蓋學子焉以
終其身而蘄至於聖人之
道今之學子者幾成而棄
之億然自以為足惡可臨

唐劉臨海來伯賢好學而
敏嘗從吾甥林夏游又從
於林景和武三年二氏之
徒皆稱之今王了過余錢唐
出其前著白雲集請於

余謂曰凡民之欲足而此
惟學不可以足而此夫食
飲以除渴饑而足不以道
體而足宮室以備寒暑以
雨而足則此夫則學與

是足則弛不足則進足則
損不足則益是故學常不
足而明生焉欲常不足而
惑生焉故古之人所為無
時而不學余翻伯賢生真

所謂嗜學若不可乏者吾無
以易之然猶為是瀆告焉
者亦以為惟德賢然後可
與言也至元五年五月一日

永嘉李孝先叙



白雲臺朱君伯賢出所
作也伯賢天台人名者父
母具在曰望親舍白雲託
於賦詠故因有所稱焉伯
賢奉命臨况聖堂出一編授
余二畫盡誦之弔賈生楚瘞奇

類賈生利澤碑震澤賦雄
健有鹵溪風讀詩感興當
不在魏晉下章若讀史論
議雖當世宿學弗過也
今得知君出學有匠師皆
合乎古也道凡古也道也

得白行于今者亦足已傳
于後余信然數稱譽於人
曰吾欲白博學識字余若
伯賢者益鮮況其德操風
裁又孰与伯賢止固竊驚有
司惜也知者謂然不知者

反相謂曰方今已明經取
士彙儒之有先字且不暇識
何暇弄舌古文辭彙朱君明
經士也古出道與果能出
乎余曰不然是非而等所
知也以餘者周制教民三物

三季興與賢与能者減因
出舉孝廉舉茂才至唐乃
有明經進士宏詞等選
寢多而儒道寢已湮沒然
而自古聖人賢士教人
已出學何嘗教人
齋學已

爲慶祿哉吾間道窮則變
物盛則衰譬猶澆也文章
晉中字唐中詩比國其昔
也顧亦在乎人出處何
如耳余始居吳見伯賢鮑
宗魯所宗魯善伯賢溫推

有持吾已存諸胸中矣是
遠伯賢復如建業从李季
和游畱歲餘周覽故壘名
山大江出勝興所与接盡
薦紳先生余益區奇出此
二人者吾友也

和歸老與家吾亦將隱矣
又及与伯賢又益亦有所
自歎尚章力協洽歲孟夏
清河張天英序

余嘗恠為古文者多用險語以文義
句讀異於時為工非有合於古道者
也古之人為言辭少文致及時語不
類故為詛誥等文以難為解大約使
通上下之情而已非故為其辭異於
時也然其宣布誦令君臣之等天倫
之重性情之懿義理所在炳如日星
含蓄萬變無所不備後之人雖劇於

文辭欲著論其說者不爾過故其傳
久不衰而人宗師之下逮漢唐以至
今日文之升降率與時等即其簡繁
之存而傳者者讀之豈故為其辭而為
是異哉又嘗嘆業進士者多自稱悉
時文言古文字共學不知古文又何
乖於今之入也后日隋法有明經進
士自是取士者必設是科其間達夫

志士用以自見者亦甚衆其為經義
詞賦果可盡傳於人耶又其人間
有為史官秉筆為典策載國家事盛
衰傳後世者其叙彞典明善惡果外
於天人性命仁義道德之說耶文古
今誠不同不外是理明辭達今與
古不異也予為是說甚久每欲從事
二者之學離其異而大同之獨恨無

才氣不克自勵今年來獲與予友朱君伯賢共言之及得其所為文若干卷讀盡數日其志傳序記籌書詞義優洽叙事多理趣有兩漢風其五經義皆恣大嚴密不勦襲前人之成說不為時格律拘且曰吾志是久矣通於古而達於今也子知我盍書為文集序焉至正甲申夏臨川危素

先輩稱文章盛衰關乎世運愚
竊以為未必然也彼見歐蘇王曾
諸子以文迭興而適當宗祚之隆
故目得以為說至若唐貞觀開元
之治豈下於慶曆元豐間哉然文習
弊陋未聞有能振起之者及韓柳
輩出辭章始復於古而唐室之政
日就衰亂何在其能關世運哉我

朝政化之和遠過前代迄祐降
可謂極治者矣是以選舉法行得
人為盛幾數十年中名公鉅人往
由科目而進其能作為文章以上
尊犯盜而下齷揚馬者頗多在
於賤窮之士吁是又不可詰矣傳
曰豪傑之民雖無文王猶興豈文
章之出尤無所待於人歟天台朱

君伯賢清慎好學志專而才贍當
羣士進取之日獨能致力於空言
累文非六經之道不傳非史漢之
書不取斤_三怨惟古是法其所撰著
誠可謂高潔博茂有足善者而不
知朱君之志果何所為而為之是
又為可嘆矣然愚聞之君子脩學
必立己續言以明道己立而道明

壹復有待於外哉其視舍此而就
彼者得之多寡也既較然著矣沈
朱君之手夫之所厚其能終困之
乎遊讀其所謂白雲稟見數公之
序論甚詳故獨推其可喜而可嘆
者為朱君言之庶或以慰其志云
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二月既望
崇城倪東叙

白雲稟序

昔聞諸老子曰近世澗水之東以
文章顯名于時者恆缺然而起殆
其山川風氣使然哉弱嘗服膺斯
言頃識臨海朱君伯賢氏者武林
得其所著詩文而讀之方讀其能
不一二年復見其近作曰白雲稟

者則楫長迅騫傲瞳乎其不可及
竊以為是不獨山川風氣之使然
將亦其精韻所繇致不然何其騰
進之驟若此也蓋伯賢之先突葉
通貴而其祖父粹得儒先之傳伯
賢自其蚤年思續世業心究博極
經史壯則行四方從先生長者游

既卓焉有所見聞復歸而杜門力
學夙夜以古人自期未嘗暫弛伯
賢從事于外日夕所交友皆天下
鴻碩儒士大夫而凡見之製述必
與其人倫長較勝直相頡頏不肯
出其下絲其學務師古且嘗經承
作者講畫是以詞氣光焰流麗可

觀而其奔逸跌蕩合散起伏之態

象物成形有莫能名狀其妙者故

人稱伯賢之文章為善於變化惟

物之變化不常者莫如龍幽也而

能顯小也而能大潛見飛躍也而

能神至其全體妙用曾不可得而

測識雲從龍者也其善變化亦然

然則伯賢之所著號白雲橐不以
其變化之出於自然而無待乎漆
繪以為飾誠有類夫白雲之在天
者乎今夫白雲之英英自然成文
孰不瞻望而玩悅之以伯賢氏之
文章欸然而顯名于時固宜矣而
况乘山川風氣之昌秀於澗水之

東耶空正庚子歲三月既望上元
楊翻序



白雲集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其統其首其
樂章奏則書其源賦頌歌讚賦禱云其
秦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
秋為其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
滄猶謂其有未盡焉以易之象象象象
亦有韻者已詩之屬周頌殷陳而亦協音其
非近於書歟書之萬首於命命於序總之

之檀弓之集說非論說之極精者歟况其精
謹嚴法義之辯又三復不魚之與錯結而推別
五推名備文之眾法非可一專而指存也
蓋蒼生有信者五也天不絕道而聖人成之
禮乃聖人之官之極極天於日月星辰之昭
布山川子宋之森列莫不繫於人心以之皆
一氣周流而馳通之尚矣哉其為能飛鳥
則慈矣夫經之可也七橫大如斯世之學子文者

其言不尊之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宏
以純篤之資而旨意於解章究秦兩漢以
全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元
非之其復取近正堂之類者聚而為書幅
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詠咏之已而
嘆曰學文不亦難乎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
嵩華之言乎乃漁取力於搜功益倍於其
時城教歲會中

有以採錄書之

凡陰陽盈虛之運，天物備品之理，系彙成
之變，皆隨其氣而為之，固知其前，窮其
為體多而不冗，簡而不濶，度神氣流動而精
魄蒼勁，誠可謂傑然落火之章矣。適之有
志為文，不下於仙，矣。古之諸文章，大家亦多
究心及游黃文獻公問之，海之曰：子文此六經為
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妙選，選益其
於經史，遂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也。

夜以已四十春秋義用必之苦雖古伯頤同
而伯頤之所造詣淺固不能窺見其髣髴
也特而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立言其甚赫湯
也自孟子以耒致力於是者非不多也然其
少與德並傳者春陵周光公一人而已光公
之文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軸飾而人亦庸
徒飾也况車馬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
道不充非道不行而文者非道不立非

一坡然之玉者熱也老女以之膏物之子者為文
或海山仙傳又嘗以之膏物之子者為文
雲臺卷系老請至序遠故實梅之使如
化隨之文書也孫子本一謂如龍子代以力美者
其尚有所者也哉仙僧在在無不為其法無不
所以書傳哉揮藝林傳類編之莫合論者恭謹
文德深祚者補不世也世也心也補遺遺不復
中以為樂其詩為序

白雲臺總目

卷一 騷賦

卷二 雜著

卷三 雜著

卷四 序

卷五 序

卷六 記

卷六 記

卷八 銘贊

卷九 銘贊

卷十 哀誄

白雲景目錄

卷之一

騷賦

廣琴操

十首

九規九旨

吊賈生賦

豫齋賦

震澤賦

麒麟閣賦

卷之二

雜著

孫孝子傳

釋文

孫龍解

柯君叙論

尚從說

復氏說

梓宇說

守拙辨

深衣判說

物初論

雷說

九州說

讀禹貢

讀洪範

圖書緯

後天圖說

五宗說

卷之三

卷之四

序

忠孝事實序

羽庭彙序

檜亭集序

送浩君序

送趙敬諭序

贈醫者序

送因禪師序

贈崔元初序

和陶詩序

覈田序

送李主事序

送胡揆替序

白沙詩序

交一文集序

卷之五

序

書傳發揮序

三史鈞玄序

杜氏族譜序

白雲臺卷之一

天正集卷之...

騷賦

廣琴操十首并序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匪猶
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
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
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孔稚圭趙闢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淵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
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兮斂龍鱗之覆巢歿胎兮
鳳凰去之夫人有知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

子遂之

荷蘭操 孔 傷 衣 蓬 時 年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維六函阻誰其語語
荷蘭之芳燁燁其光
不我佩服吳越龍子
神好俯維我之求子
如不繼我何郵之謂也

龜山操 孔 示 以 祭 桓 新 柔 女 樂 謀 不 從

望龜山而傷

維龜有山造初鴻
鴻身龜之東淮
龜來從新澤既施
草查實多周首
其春奈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否之聽考禮曠其音
天之明考宜管其潔
天之仁

兮實臨亦底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
時暘時雨越裳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文王受里作

美之陰放采采美之室兮幽幽嗟室之兮為死為
囚匪維伊憇兮實我之郵日月有明兮容光弗留
岐山操 周公為大聖作

自郤有家于夏之先克永弗怠
絺綿綿開我邦
宇衍我宗裡嗟狄之人敢乘以斯彼咀矣岐將遂
于遷既有我土毋戕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

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遲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
車車行無遲兒當有母孰使兒飢天生黎民因不
同仁歲爾霜露實活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

牧犢垂七十無妻見雉雙飛
感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陔孤雄啄羣雌隨雉于飛音下上陰
陽和鳴聲暢胡我人朝出新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感

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

穆子感之而作

黃鵠雙飛朝隨莫歸山川悠邈不為我離

且復徘徊女嘔 女飲母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所操不見其首作

以維獸不見其首 我夢之形古凶曷究式協予占

觀其蹠曰俯爾 躬自天之儀

古琴操子有二端子去其二端取蔡中郎琴操

事跡作子操予嘗讀而悲之見韓子有志周孔

而惜夫時不值也特著其辭以自表見觀其托

意命言實遵往代此讀朱君伯賢廣琴操其所

見又出人意表兼德儀而作也將歸操曰九州

博大子將予遂之聖人待天下之心也猗蘭操

曰予知好脩維我之求道在躬也子知不好於

我何郵安於命也
行舍歲誠在人而不在己
矣龜山探曰周公上天祭龜山何則家國之治
否實存乎其人拘幽探曰日月有明容光弗留
輔相之謀也岐山探曰既有我土毋戕我民太
王無之志也履霜探曰民生有知以順天賦天下
之在為父子者定矣殘形探曰曰候爾躬自天之
倚君子唯餘傾而已爾呼茲非有以廣韓子之
意與先民有言章不關世教不作可也伯賢
讀畫外行書三載者述甚感若廣教操作長
韓子之後立言尤難其百興古人並傳哉自子
皆學好慎每恨不得及天下善士况上論世

友之乎然予亦非其志之不達也操成嘗遺予
歌之鳴嗚感慨不能禁一而辭則止乎義命者也
因志未簡俾來者有考正而汾陽郭公蔡識

讀廣琴操

天台劉仁本羽庭

朝陽有異士曾進重華一鼓南風曲萬物為
和平東姬及漢一秦楚無餘聲彼或怨以怒又
或淫而傾素弦一為理千載懷幽貞美哉昌黎
伯掇拾風雅英一然作一操撰托周孔名辭情
或微隱古意誰能徵也琴適東海迺遇鄒陽生
廣操一紉繹援琴而代聽三奠有遺音始足擴
其情天地既寥廓日月行清明夜忽夢聖哲吾

衰感精靈起謝地琴士伐木何丁丁長揖出門
去幽思秋冥冥

九規

九規者鄒陽生朱右之所述也生居貧學
道篤志力行雖寔乏不以動于心每披閱
圖籍即研精覃思不得不廢日有腴味則
接物寓言必於爾發之自謂樂之終身何
自信之深也嘗擬離騷九篇以規己誨友
教益未敢與知道者言抑祇以規警云爾
其辭曰

惜逝日之無因兮悵發憤而抒情帝賦予其不還

兮曰降衷之至靈何人生之長勤兮不保神明之
所居走一市而三羊兮甘蕪穢而弗治下喬木兮
幽谷兮紛雜揉乎薰猶不自知其為黃鵠兮迺與
雞鶩而沉浮殷太甲之不悟兮宗社將就於顛危
秦穆出師兮終噬臍以害追春秋儵儵逝序
兮夕往者余弗及兮庶幾乎來者之
可復念遺孺之寡過兮覺今是而昨非也顏氏子
之克惟進進乎吾幾也蓋埃風以邁流俗兮
將復作初服絕芥斤滋萌穢兮頌依往聖之
道則

鼉秣車于崑崙兮墟兮余將造乎南華歷沅湘登
九疑兮竊恠夫楚平之不化精誠悃悃竭以忠兮
何君父之不子聽注淫浩以無極兮薄凌增而晦
冥蒼松夭矯以冬憚兮上拔直而參天置梁柱而
彙葉蒿兮謂厦屋之已安菜蔬資以盈要兮棄椒
蘭而不服膏沐為誰施兮恬羣醜迷碌碌白日照
昭西南馳兮豈容光之不及繫乎坐其何惜兮危
余行之交交小丈夫其何知兮竟悻悻而弗顧託
巽言以怨慕兮冀君心之一悟也誠反予乎皇度
兮抑宗禩之永固也子胥忠以讒黜兮關逢正而
菹醢比干直以忘身兮終然剖心而弗悔余豈不

察以駭俗兮帝詔予其敢違也苟予行之一迷兮
雖九死亦奚為也終鬱悒而不伸兮迺怛怛而遠
遊保天地之清真兮與造化以為儔弔曰夫子之
生兮日月為光不容其奚傷夫子之死兮江海為
東不化其曷從夫子之去兮幾年于茲頽波靡靡
兮日以滋吾將起子兮以為之師

石吊鄧

倚權歌兮丹丘隔塵凡于下土上寥廓兮無聞下
嶠栗兮無語朱衣絳節兮金莖清路曼曼兮夜氣
平羣動息兮神生六鑿天游兮百體以寧楚閩寂
兮無人山蕭條兮無獸載靈鬼而遐舉兮竟熒熒

以宿留丹丘兮告予無晝夜兮常自虛出兌入
坎兮升明都嘉炎德兮烹飪以時精氣入兮麤穢
除質銷鑠兮神明居超天駟兮河之渚濯七香兮
縣圃辛夷舟兮桂戶抱白玉兮拊天鼓泊帝鄉兮
達君父充塞天地兮爰得我所

右倚櫂

騎箕尾兮乘玄雲援北斗兮扣天門九重邃兮不
可及達歷析木兮問津河西兮帝子河東兮天孫
進退五緯兮扶兩輪搜玄抉微兮擘混沌導予共
躡天地根靈衣兮披被皇剡剡兮陸離挾天風兮
邁徙高駘翔兮安驅東方杓携兮蒼龍開明堂兮

與天通策右驂兮抵閣道祝融勾芒兮景從揖文
昌兮致予敬令謁者兮為予傳命紫宮卿輔兮迎
予龍旂央央兮十二乘天威兮只尺拜玉墀兮道
予臆皇風敷兮達下國躋斯民兮惟皇之極

右騎箕

予嘗探至幽以自見兮莫惟此之著也茲至蹟而
無聞兮亦惟顯之故也予不知其理之玄遠兮問
大微之所自也帝昭昭其弗秘兮遂告予以類也
曰鬼神可見而不可名兮無微不入無幽不明兮
子善體物究其精兮日監在茲用其誠兮直養爾
神勿自欺兮為蕙悽愴自不可以遺之兮亂曰春

落落兮浩蕩秋蕭蕭兮寥廓陽煦兮花開風動兮
木落百里兮震驚九皋兮鳴鶴羌無往兮不存又
無幽兮不灼烏乎神之格思兮不可以度

右探幽

襲祖德之義方兮言至近而弗欺仰先哲之玄訓
兮道彌高而弗遺處仁里之安宅兮敢顛沛於瀕
與瀕服膺于不忘兮迺較計其錙銖得行藏於用
舍兮羌焉與乎已為莘摯畊于大漠之野兮樂堯
舜以自資五就湯五就桀兮匪玄聖其誰能起天
乙湯而放太甲兮又何損益乎後來傳說之托辰
星兮將胥靡以終老幽夢之斯頌兮又中興乎

帝造山有木兮木有枝樂有警兮警有相天民寄
兮君師微斯人兮奚所尚太公望之鼓刀兮遭周
文而遂舉殷宗豈無賢箕兮忍囚奴而棄予願用
舍之在人兮於吾道兮何與生民兮無辜塗炭兮
水火仁者兮疚心欲援之兮不可徒皇皇欲何之
兮抑天命之有在退自脩以立言兮迺垂範乎萬
載諱曰君子出則咎夔兮入則簞瓢以自安縱小
試而遽舍兮吾將擬乎顏淵

右擬淵

天之何爲建杓携而行秋兮司令於清商木搖搖
兮變衰風颯颯兮飛揚試登山而臨水將歸問兮

西皇薨一去兮欲神心忡忡兮倍思君倚秋擢而
濯滄海懷三湘之故人感余心之縹緲兮與秋氣
而溶與念佳期兮莫由思無限兮凝佇鳥何萃于
林中魚何遊兮水滢哀人生之須臾迺無知而遠
逝龍蟄靈兮江潭水流寒兮歸海何逆旅之不聞
迺委心而不改日懜澹兮愁人雲橫秋兮迎予問
王子於江臯吊帝妃于湘階悲宋王之高唐扞衛
情乎淇水燕翩翩兮高辭蟬寂漠兮無語曷申旦
而不寐與蟋蟀兮為伍春不留兮時不停暑既徂
兮夏氣華秋不歸兮可奈何馳波東逝兮何時及
獨不悟而自憐兮羈旅廓落無友生思故鄉之君

又增悵况以懷憂歸去來兮此路不可以久託此
行當攬清秋採藥於丹丘

右歸來

青芬開闢萬物遂只根莖畢連瀟雨露只發帶蕙
華盡純粹只神無離舍生邪惡只神兮歸來神無
東東夷東頭海作市魚龍覆舟不可止只盛夏楫
豫靡所傷只就實登成百靈饗只離宮轉奕神
行只神兮徠歸神毋南南玄朱鳥赤潑血腥風炎
熾不可歇只面顛沆碭秋氣愴只陰凝冰堅漸不
可長只閉關息旅絕行幸只神無出套遇象凶只
神兮徠歸神無西而谷流水又弱豺虎咬人焉

得都只凌陰蓋藏天地萌只草木盡勝信心生只
幽都只龜多黃與只神方歸來入室處只白日西
馳早新暮只神方徠歸勞母使誤迷失故路只東
方大壘將啓明只半華盡斃遠在旁只清氣漫漫
帝與語只神方無出過而斧只夜中發律毋行
只神既歸來守玉房只反吾恭禮復其常只敬直
無害五性光只虛明洞達德所臧只神龍徠歸坐
明堂只日飲沆瀣餐正陽只赫輝在采爛冠章只
聲律身度尺亦良只部伍卒徒大以剛只何適非
路恬無方只本乎自然道乃昌只千秋萬歲天樂
王只

右小招

述道統本庖犧漿馬示象天所基聖人以畫如指
諸掌何熙熙迨有熊道乃公舟車利器民肇通衣
裳棟宇律曆度數垂無窮放勳立民皞皞上葛周
運釐人道鴻水執害鯨功弗就殛羽堡堯授姚舉
衆賢禹咎在廷信任專萬民乃粒九韶求鳳三苗
憐斯禪禹啓續似繼志傳業保孫子帝降王天下
之勢日趨下桀不軌毆民去思闇愚闇棄爾祖天
相時應天順人有慙懼阿衡輔帝太甲敗度縱
禮聽藐藐未遠亟反改過處仁斯道廓賢聖作武
丁興胥靡出相治化成一時會遇詰命以正聖學

明世之突棄賢父姜夷遠伯圉武王赫怒
百軍師會牧野世之塞往道統而已矣已而
姬旦繼之制禮作樂民懷道統而已矣已而
不墜在下士鳳鳥不至洛不出書麟乃死麟既死
假魯史春秋筆削視天子尊主黜霸命德討罪亂
賊弭刪書詩繫十翼窮而在下道逾直儀範百王
教化萬世流罔極顏氏天軻不時立言軌物綱常
持君子由之百姓日用而不知千載亦未經明君
子有作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大治四海平

右述統

東晉書賦

賈生遇而復毀卒不見用有大志者得
盡施於時竟憂懣哭泣以歿為文吊之
恭承閭氣兮天贖天縱明主不作兮急棄世統
章經國兮痛哭規諷獨倡寡和者不能從衆材
無偶兮世莫為用烏乎夫子兮何獨使余之悲
世溷濁而不兮矯龍螭御濮便娟兮九韶博
衍鸞鳳高逝兮鷄雀堂壇羣愚滿廷兮賢親日遠
大儒避斥兮嗇夫佞善謂夔無能兮微茲媿媿
薛無知兮懷由自銜於乎夫子兮竟罹此變烏
哀哉行或尼沮兮阿為亡故用而毀兮天馬振迅

塵注者兮鯨鵬橫滄海風雨兮驪龍遺珠照
耀天下兮神龜負靈為嘯攸叙兮斐碧夫子三代
該輔兮摯皇靈天世莫與伍兮於戲密哉杞梓連
抱兮執斧袖手良驛萬縑兮王公卻走騏驎逸羣
兮譬御徒後巨舟乘風蕩楫者坐受命世大材者
覆弓是就夏殷忽沒兮時非吾有于嗟蹭蹬兮歟
為世醜有夫志而不伸兮未載誰偶評曰忠矣世
其莫焉知兮予獨鬱悒其誰尤時之不善遇兮志
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泣其欲奚為獨不見
夫黃鵠之高舉兮遭矰繳而羅之麒麟之不羈兮
鉅商獲以糜之謂仁者之必信兮世無伯夷賢正

之必容兮孔子以治傳說列星兮
疾歌兮牛下單衣兮望之數刀兮
死於涓磻兮殷民曷懷箕子之忠諫兮
鴻範之宋徽兮吾將曷歸烏乎噫賦物固各有適
兮逸固各有時服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勿違
出則稟咎兮入而萃罪之夫焚萊之廬達固大行
兮窮獨離居樂天知命兮胡氏庶幾于嗟夫子兮
曷獨為爾之憂悲彼尋常之說遇兮孰為之範我
馳驅也循狗苟而米違兮夫何抑亦之達思也生
民之不韋兮堯舜遠而漢使夫子兮汨沒逢災匪
皇天之愍遺兮寡人事之弗基店夫人之有知兮

吾將指三代之為

豫齋賦

無慮而先坐... 湖上而曰

豫齋曰... 和易近人

深有所得... 而賦之其

詞曰

繫予生之有涯... 閑其願

鼓行抑抑乎... 怡神而

得匪雕楹而... 交喻於

爽節高不加... 我君子之

收... 春之熙... 本... 而

滋榮兮禽鳥階階於林麓風與日之妍媚兮生滿
眇其無際妙中之和風流兮激予衷而夙誓願
子之克也兮樂箏瓢而不改曾點舞雩而詠歸兮
志亦於焉而有在歲儵儵其逝序兮老冉冉而將
至何太生之長勤兮終幽憂而煩瘁節義交之玄
淵兮發矇矓而先覺垂豫象之昭昭兮玩卦辭以
求索維六二之貞吉兮介如石而罔昧夜以鳴而
窮凶兮三以盱而遲悔守志節之中正哉豈矜肆
之敢持也逸則怠而行虧兮徒猶豫而狐疑也明
矣得於動靜兮將居易而俟命內遊競而自省兮
日愉怡乎情性或曳杖于南西之陞兮或息甗于

西疇松柏蔚其蔭樹為秬稌茫茫而有秋簞黃
於鴻毛險視外物猶敝屣也聲色不盡而吾中
貨利無累乎吾事也既出交而宏詣時又兼交而
不瀆庶先幾起明燕嶺依往哲之遺則詳齒龜
釣於湖兮維簞有魚莫采於山兮維筐有蔬空圖
與書兮若琴與壺懷親朋幾依款聊奪歲而戲
浴與兮徜徉羊豎以甘兮壽而康矣吾分之有定
際遇研衍歲

震澤賦

按禹貢震澤底定在揚州之域說者謂
太湖也國語卷湖帝昭注即五湖也書

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官職方揚
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似與之不同
吳越春秋又名苙澤吳地記云五湖者
菱湖游湖苙湖貢湖置湖漢貨殖傳吳
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序亦云登
姑蘇望五湖憑意震澤以其震蕩不定
而名具區以其既定而草木藪聚為義
而五湖者又太湖東岸五灣豬水之別
淑今連屬已春秋時以為苙澤漢傳吳
志指為五湖皆印今之太湖是也於是
推本作震澤賦以極庶類之繁衍明禹

德祐不忘其辭曰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公子傲儻玫瑰超竒拔偉衣
白雲之翩翩我危冠之鞞鞞神怳怳以欲逸風飄
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蹤超洞壑軹
車前驅輜重紛錯玉子進之以笙鶴江冷贈之以
勺藥遂乃揚颿錢唐鼓檝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
遊江湖造松陵主人而驩然從予主人白子號歷
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
也可得而聞與主人白唯唯夏后震澤周曰具區
下屬三江寔為五湖右接天目宣領出谿之原左
通松嶺中江入海之沓衆流之委羣利之儲若谿

出其南溪水經其西五灣豬其東垂虹界雙隄派
甘泉迺清液隱雪灘於北隈洞庭亦越林屋天開
渺彭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豬杳不知其幾千里
之為遠疇能計茲茲萬頃而有餘其澤則汪洋瀉
汗洶湧齋漪瀾漫漶漢漢云泐流颯吹波結絡
龍鱗白堊注濤聲咆氣縕清瀾凝漪錦觀成波浪
濤噴瀆澎澎湃雷騰虹蒸雨並雲呼吸陰陽
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早莫而異觀飛揚騰
薄迅復汨淪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曼
衍黃石武夫莎薛蕪葭尚煩青蒲荷芹蘊藻莖蔬
荻蘆蔓菁杜若蒞離靡蕪芡實鷓頭鰓長龍須黃

荷翠芙蓉藕芬與雜物爲其何可勝圖其非堦則
塗泥微露埤溼就乾歲新蔗蒿蔕莖荷蘭喜蒲馬
蕩荃蘼射赤圻楊潔白木柳葉流蘋蓼早綠榆楓
蕪殷棠穉火齋黃廿余然連萃垂秀辭葉葉其開
爾乃園瀾輒驟浦覽園鄰洲滿相誇鬱乎崇創異
山則富麗假命疊緯游幽萃欲聚差踰陵如墳崔
嵬瀟灑林樾糾紛並拔鉞圓所臨湄續控地軸以
步帶遙激曲而折旋馬跡恠存秘疑疑翠峰峻拔
冰盤桓戾得築燕旒景曠蟠龍吞深淵空谷鬱鬱
以無底極道宛懸兩相遺其取致有奉真之祠能
佛之堂琳宮道館梵宇輝燦煙雲繚繞金碧燦燦

黃冠緇衣徠來而啣羊談玄語
空學幻言唯或高
堂以演玄或擊鮮而脯觴駕魚之飛
臆海重從
走流地未塵則粘糠旋螺上蛤石
花鱗鱗即鱗鱗
鱗鱗鮒縮項之鮒頰尾近鮒細鱗之鱗
蒙甲之取
稻蠟盈飛區龜專車長鯨潛鱣
寧龜鼉鼉同游海
逐麕樂無漉羽禽則晨鷄莊雞鵠
鵠地鷺交兼鵠
鷗鷗鷗鷗羣鷗乘賓陽鷗
依居鴛鴦遠舉鷗鷗
忘機玉睚並鴛鴦玉交飛振鷗
羽以教以鷗來
如雲集去如煙晞若乃絕岸
是濱漸來逐石或依
或倚或卧或立或方如珪或圓如璧
或轟如峯巒
或萃若几席或滑若膀胱或廉若
筍戟或赭如赤

或蒼頡碧或縹如垂或煦如燦為中流之砥柱者
逆河之碣石惟惟奇哉熒熒傑傑斯為弄海之神
與而車於茲渠之濤激也思昔秦差競伯圖勳慶
戰於此勝負未分旌旗蔽空龍鱗如雲鯨魚鼉以
為樂然糜鹿而成羣迴若歸鉤者徒著書述古者
國鳴蜺飛舟師子亦復眇眇滄波茫茫白水主人
為辭素終鄒陽坐蕭蕭然容謂然而嘆曰吾其也
道魁婦而思之於茲吾子好學願識典策不
求職教者鑿井而歲稱茲澤之庶績不思焉蹟之
胼胝誠徒獲寶賢於戰國嘗非所以撫遠覽之願
望而曠矣維陸道垂德越遠思往來擊節於德請

而蓬入所聞而陳平所得烏虜噫嘻浩蕩方割懷
懷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療壅而不行艾祁嵬強
於淮甸天吳披褐於海濱時維茲水震蕩靡寧淳
淳洶洶若若轟轟疑撼天而動地猶駕雷而鞭霆
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震之
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既南庚五交正波神受
職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效功庾辰持戟而制命
導吳淞以安流別淮海而表境于時澤安其所水
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
也千載而下美哉萬功昏墊之害既遠漕輸起利
無窮故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繫楫

鼓浪引帆隨風莫不更檣接舳往來乎其中斯
具區之數以萬幾惟再之德也才合海濶痛明
朝廷靜謐西區民化外瞻拜職農安其耕如獲其
織工業其習商修其直古守遺經民愈餘於風不
揚波水不溢冰不鎮以寧其地暨辟開甯之疆廣
禹之績是隆九州之外咸仰仰聖育浸濡我仲義
澤冰所融德浹洽恩及冰谷膏澤漸靡浸潤流衍
洋洋因無亢燥之災今樂沃土之俗誠壽其故則
屏難湯湯一聖化行矣靈沼洋洋一聖澤洋洋
御溝浴浴由意茫矣薄德則流達要荒矣下視
隅寧不廣杯棹於堂矣再入信是樂聞樂聞無

然自夫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楫
乎滄浪曾不蒞芥于曾臆迺起為詩歌以頌德詩
曰

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氓宅我土中原隰
昉昉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功是崇於

皇禹德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

上示民以應眷佑我皇與民並命開禹疆土
繼禹德聖其混合四大維民之正於穆

聖皇維上帝不常敬哉有土亶亶弗敢康五嶽
四瀆七澤九岡罔不脩其職表享表王表

享來王受天之祐於萬斯年曠我有土有
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麒麟閣賦

大漢甘露二年海宇靜謐國家無事天
狄四裔罔不賓服臣順于朝上乃思
肱之美登羽惟勤詔繪一十一臣於
麒麟閣仍署官爵姓名曰太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霍氏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
安世重騎將軍頽頽侯韓增後將軍
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
西吉御史大夫趙平侯杜延年宗正陽

城侯劉德...蘇武...
垂刑世世臣幸際昌期仰瞻...
之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

有鄒陽生覽四極放東瀛道出褒斜懸...
司馬大夫而問曰蓋聞聖皇之統御...
燕澤禮義以為輿動不謀身侈靡是規...
丹聖弗施今年命左馮翊右扶風即麒麟...
而粉飾乎儀容擾庶役鳩衆工務美麗壯觀...
是不急之功恐非所以示外夷宣皇風蒙竊...
大夫莞而笑盱衡而言曰何客感之滋甚耶客亦

遠千里觀光上國覽宏規之博美而終莫不磨得
將君臣以自私而不知報功以崇德敢述一書請
留更僕生白唯唯大夫白在昔秦世生民無主暴
秦吞噬土殖卦豕窳其人民極枯其疆宇糜泮
四海磔裂同氣元冠為之不起於是生民哀籲以
叫號上天降監而眷顧致命予我高祖高祖歆順
天威奉帝勅叱咤生風揮霍斗極雷動靈發機觸
焱疾提劍帝天呼民用以息遂度弘基恢帝業尊
中國垂累葉鬱侯址奠帝經營秦春靈鑪以養勝
迺披廣路建宮闕傲若微也紫垣象陽以臨闔
乃詔考工排壞林畫堵成制天漢昭回楹榭豫章

而並徠迺植砥柱構桐棟榑是蒿躐躐
蔚蔚飛埃抗驪龍之雄吻凌靈煙殺紫霓架柱
梁於天半殷北墜而出雷逼星覆潏燦近首炫轉
而意迷繚以周圍之崇墉承以城梁之盈堵石渠
通其傍金馬峙其西天祿棲其右白虎緣其隈環
列乎乘夾之宮隱映承昆明之津聯屬承建章藏
業業崇臺接宣溫俯清涼睇金華控玉堂儼神明
之所居覲真良之天光世宗孝武重熙際洽錫嘉
名之孔彰昭靈瑞之既獲斯閣之物垂國初而繼
麟之名寔元狩而有作維我皇其聰明表啓衷斷
如神思廣漢道以昌後人承時廢心打我股肱臣

隣殫謀竭慮效忠致身顯功名垂當世歲際會事
風雲有矣博陸侯仗義秉節定萬世策豐功感烈
宜尊之而不登傳冠羣列張以忠勤韓以存節
國之制靡振感魏丙季廉貞忠厚同心輔治垂
不朽劉杜之智梁蕭之經術蘇武之節荆原炳
炳乎嘉績其命績事迺審厥像著與爵秩具爾瞻
仰示之終勸功因之以昭賞率爾後昆表表相尚
誠曠古所未舉漢世之今望也猗歟感哉且以
形像求良弼是資太常之紀崇勲惟勵太喜光
功宗厥配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金匱石室遂
昭貽後裔孰若儀刑赫赫照人耳目凜凜英氣

爛若燭殊渥寵榮莫維此之極也豈鮪生俗士所能測識哉客乃樂乎有聞如得而嘻撫手扼腕願起而頌之頌曰

維天惠民篤生聖神承之以良弼統臨萬民爾公爾侯維大夫庶士罔解不順媚于天子明明天子民之父母以君以師以教以撫迺資爾弼以長育其下總總爾氓莫知所依彼飢欲食彼寒欲衣奸邪罔聞知以毒害殘糜維天降康迺致命于聖皇克生明良定爾下土方左右先後奔奏帝傍帝業是將維漢室載昌帝思臣節不顯忠烈匪私有異功用滅羣哲有閣斯傑爰載業麒麟效

續事紀有馬鹿以不滅

白雲稟卷之二

天台朱右著

雜著

孫孝之傳

孫孝子名德性其先順寧人自其父虜齋君游宦江南往來吳楚間德性嘗侍其父母適武昌之嘉魚依其內姻以扈至正十一年正月紅巾陷武昌三月陷嘉魚德性甫十有三歲倉卒出逃辟相失父所獨依其母趙乘船遁去不三十里將至赤壁山石頭口趙度追者及即利操舟人獲抵岸走依山山谷草莽間匿其身不見搜者至趙蒙頭垢面為瘠腴人垂死德性號泣甚悲賊憫之遂不獲

絕粒者決旬德性上山麓間拾樹子下則采水實以食母賊去掠官縣德性出行村落稍近入遇羅仲玉者其盜之故各與識之留子母其家人之知德性者咸來饋之德性躬執爨為食以奉母蚤夜不少離其側凡三歷寒暑如一日已而玉師克武昌德性訪知父還浙間遂謀於母曰天幸有以全吾母不幸不得以見吾父苟活奚為亡四年五月與母俱往武昌九月得從臣軍自武昌下十二月至浙復見父錢唐遂與父子如初人皆以為德性孝感所致云

人有言國有忠臣國之至不幸也第觀孫孝子亦

家之至不幸歟昔赤眉入關蔡順取蓀供母賊感其孝新莽之亂江次翁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天下稱其賢孫德性以年少能行之其美性然與

釋交

或問交有道乎釋之者曰有禮與情而已矣其接也以禮其親也以情古公不易也古者君臣守覲諸侯聘會大夫盟好士相見莫不有禮亦莫不有情焉禮則能敬情則能親敬則久而不衰親則附而益信交之道不貴乎易曰其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君子之交不諂下交不瀆交之道不既尊乎朋友居人倫之一寶貴乎四者之

中交之道不亦重乎然則交交之道謂不以禮與
情而行與或曰淮陰其意云為金石交喪為漢禽
張耳陳餘為刎頸交終復相怨則交可恃乎釋之
者曰是棄表禮與情者豈尚義以言交與今有人
焉不面識而深相得者是謂禰交不數見而實相
孚者是謂心交慕聲威以附從者是謂勢交旦暮
同游見利即棄者是謂市交寧舍生而不忘信義
者是謂死交神交者合心交者親死交者全市交
者離勢交者欺孚將為神交者孚將為心交而至
死不渝者孚將為市交與附勢者乎其必有以自
處矣或曰何謂神交曰商宗形夢於胥靡箕子

下非武尚父非祥於渭獵齊竊湯歌於通衢非
之乘者何謂死交曰史鮪尸諫於衛主延陵掛
斷衆徐君豫讓弗臣而吞炭非死交者乎何謂心
斷曰駿明之於叔尚伍舉之於聲子重耳之於舅
狼昭烈之於孔明管氏之於鮑叔雷義之於陳重
赤心交者乎若齊之田文魏之無忌趙之平原楚
之春申勢交之尤者也商鞅強秦主死即殉李斯
伯國身隨以亡穰侯操威范睢以代則勢交之不
能久者它如韓非設難以激君不韋行詐以賈國
酈寄沽名以賣友則市交之尤者尚可勝數哉或
曰交道既聞命矣然貴賤殊勢少長異宜得無等

夷乎釋之者曰嘻哉衡融爾汝陸張忘年夫庸計
其空之先後位之崇庠也與雖然世衰道微習移
易化伐木之廢久矣人固有居同里族戚聯姻姪
學共術業出處同歷憂患同事者至臨事利害即
忌嫉以相加訛毀以相牴牾甚者設阱以擠之瀕
死亡而不顧獨何心哉是不知禮與情之貴且重
也夫禮本諸天情因乎人夫人之道也子翼惑焉
問者唯唯而退有周君宗性者與予同登孟氏之
門別既久旅遇越之上虞予適遭先母喪變周君
昆弟匍匐供事不啻懿親蓋有禮而有情者予固
不能忘于心也居歲餘將去予歸因叙或人問於

高述祥釋故且以數久變之語

而秦龍解也

龍非其秦也可秦非龍也矣龍淵潛而天飛能
震鼓雲雷澤下位神變豈測秦養攝和寫養養得
如之則非龍矣昔舟人貢由南海以廣有物宛然
長七尺魚身背蒼鱗甲中爪深鬚鬚實如龍舟
人以木穿窅其中置海水以養之將獻宗師且
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鼉鼉魚鱗然昔固知鱗為非
龍也天亦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
足以長物也贏之長為人而不有聖而聖不足以
喪人也或以人為非也聖斯全人矣龍為龍

非也神斯金龍漢人將不以此辭禮惑難施有司
秦養得故曰秦無怒猶龍然作秦龍辨

銷也柯遂卿獲論

或問燕示田雷及有鳥聚金於春而取謂之惠
乎曰未也夫有弊車馬於朝可以謂之富乎曰
未也夫有滯言於前可以謂之仁乎曰未也
夫天賦茲事豈盡然以願有所為而遂之乎
色於空而無不可謂之貴乎曰未也夫有
自食慕聖賢之道樂之不厭未始求其後人
行市與糖械繫三人將送有司是家其其一為張
高也詩報萬世以圖寶象難辨難辨難辨

城一舍遠惡少年追及之利其所和與執誣為賊
富人遇諸塗更賂少年掩為己獲以要官賞嗚呼
彼獨何心哉柯君聞之毅然為陳其狀于府上官
得其情三人免於死嗚呼若柯君其仁矣乎當是
時寇竊發海上著公有能擒獲五名以上爵賞有
差富豪子弟往往誣執平民致取官爵上官不以
察公論不以聞嗚呼民獨何辜哉今柯君行義事
聞鄉里賢大夫士又著為文章若詩歌以稱道之
柯君固賢矣亦何容心於其間耶予聞聖賢論陳
仲子之不食不為廉穢生之諒不為直孝己之守
不為信子產之濟人不為惠晏平仲之弊裘不為

儉以其末知於世而為之也柯君情發于中義形于言行信于鄉黨夫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諸君導數稱述與人為善又豈特為柯君哉耶將以使長民者知所以戒故而論著以系諸君末簡云

尚德說

宗陽祝釐之宮杜氏之真館在焉杜氏傳其子而及其孫曾有胡君常亦者名其居曰尚德閣說於予予曰褒哉而惡夫以而為異者抑亦行古之道也昔者南宮敬州公亦而尚德孔子予之可容以弗論也譬之薰非而不可以同器騶吾材良焉不可以同群爾誠德而不可以同器騶吾材良

庚於衆清靜而不角於
下與殘暴凌厲而不
齒矣其同故君子之於
其身也道義則尊之如
則服之過之者抑而不
弗戾者不譏焉朝於斯
夕於斯君子之尚德
州有典曰息於己年吾聞
諸子思子思聞諸夫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子識
之不忘其庶幾乎知所以尚矣或曰今之人曷慕
夫高勢近利也曰長之而非親靡乎其敬也愛之
而弗舍確乎其順也二者之間吾從其順者

復氏說

上虞馬初之復氏也鄉人惑焉趨而就鄒陽子者
而問曰馬初舍其父而從其祖姓古有之乎鄒陽

曰馬祠亦猶行苦之道也往者曰生賜姓錫爵而命氏子孫因之永具也不易則茲復易之而復猶古也成周盛時凡守昏喪饋饗禮必本於其宗重宗所必尊祖也敘姪所以親同姓也築粟親親示民有生矣况敢易其氏姓乎晉聞之莫不仲淹少孤依其母鞠於宋退而氏宋造策佳以其故鳴有司而復之范若子以爲知禮焉生其並有故與則無惑乎其復之爲非古也世降道泯民羸物則勢勢凋泯則人遂惑通也固宜矣心之天不遂以熄則復之也又豈必有所授焉然耶雖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殆見闡風而起則世教之助豈復小補

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馬初之謂也

梓宗說曰

材莫良於梓用莫廣於梓梓果足為世用與吾觀
之深山大壑多梓材大者圍數尋高袤靡測匠石
睨弗視也萬牛挽弗出也或枯翳自斃委草莽間
人爭趨之斲度斤鋸雕刻剗鏤為筥箴為之而為
登為勺為觶為觚為俎為琴瑟底為棘軾為木偶
像樂者食者飲者射者行者致遠者莫不資之為
用則非復全材已惜哉第觀平陸梓僅圍咫尺高倍
尋丈叩之斲之盡其材未周也匠石願之弗舍也
十夫舉之易致也則以之為梁為棟為柱為拱稅

為楠檟而園者直者方者高者大者小者或不勝
任荷以且鄙材矣豈其情哉凡度材欲大而實欲
長而直欲勁而理欲結而濤太而實則用裕長而
直則欲是勁而理則據不屈結而澤則潤而密斯
全材與吾友張君孫宇蓄材既良深藏而示市長
大既驟矣處井里而道而採變撓既不屈矣有良
梓久肯終置之吾知其用大為說以詒之

守拙辯

鄒陽子過守拙先生燕坐清齋客有長揖而進顧
鄒陽子而問曰先生富於春秋道誼日脩智勇莫
敵乎握兵符分督重鎮顧乃抑自持朴拙是守

無乃不取夫巧遲而務拙速者乎鄒陽曰是非先生之志也大朴既散人偽滋興結繩莫施世道寢下惟機械巧詐之是務媮薄矯飾之相師政網愈密而民弗親刑法日加而下盜倍豈為拙者之過與甚至作聰明以亂舊章以測言而改厥度豈為拙者之過與是故世方煌煌吾將韜其光世方營營吾將守其誠世方溷溷吾寧悃悃世方役役吾寧默默故曰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先生所守豈子之所知乎客曰昔陶靖節守拙歸田園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六明哲保身者先生殆有取於是也夫鄒陽曰子非知道者獨不見夫大鈞之

播物乎物物賦形巧孰大焉而所以造化發育者
妙於無形而已又不見夫聖人之齊民乎酬酢萬
變智莫甚焉而所以致恭和雍熙者垂拱無為而
已孟軻氏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行其所
無事則先生守拙之義明矣問者唯唯而退遂書
于編

深衣刊誤

惟昔遠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允處而羸居
間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
軒轅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於侯有數等
威以明虞夏曰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沒而

主澤煥上亂下僭人偽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袵
孔子幾於不免况後世乎羸劉迭興四代禮樂旋
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且誤
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于千百也耶嗚呼惜哉
向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詩禮講貫精密
著為深衣刊誤且欲與縫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
衷幅之誤指尺裁制之謬一皆刊正無遺至於名
義之弘著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
諸掌殆有擴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為
後世法程牟君之薦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
鈇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似此而

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沌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个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溲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

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
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而昂
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
至於六陽陰始脩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
足因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
以成之自午至于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
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
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歛藏
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
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
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雷說

或問雷鳴曰氣使之然曰有神乎曰有曰然則氣為之神惡乎在神尸之氣惡乎乘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曰二氣之良能也行乎亭毒之表茫然無朕窅爾神運其端倪若不可測識也方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造化萬物山川出雲蒸潤為澤陰氛凝構陽氣轉旋故搏擊轟騰馳驟下上氣之所聚形骸成焉故神物恍惚與偕行此理之常何足恠者曰然則世傳雷澤有鼓腹則鳴果有之乎曰無之也方氣之至也神則有之氣之消也神與俱亡聖人之生受胎父母滋為形骸血肉既而歸於有

迹故不能自化神之著也得氣陰陽妙而成始隨
氣聚散來去無迹亦其理之常爾子奚惑焉問者
躍然以喜曰子昭然發矇矣請書以告來者

九州說

或問黃帝分九州夏書序九貢虞舜肇十有二州
封十有二山至商周又止列于九果何時而復今
歟曰公曰地勢之使然非有意於其間也地理志
云昔黃帝畫壘九州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
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左傳宣
公三年公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愚謂九州
之別天文地理區域各定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固

有截然而不可易者禹治水作貢錫玄圭而告成
功葬安得無所自而遽分之乎恐唐虞時洪水為
患道里隔絕有不通者葬初即位始分冀東恒山
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
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仁曰其地熱然爾禹功
既成復仍舊制葬貴無為故終虞世而十二牧固
自若也夏有天下以禹貢為一代大典孔子定為
夏書首得無意乎殷曰於夏有曰帝命式于九圍
曰以有九有之師即九州也周克殷監二代而損
益之改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地以為幽并故周
官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營爾雅又有幽營

無青梁皆一時少損益之而亦止列于九也蓋地
里有古今或廣狹不齊以目其勢而為之耳雖然
又烏知禹別九州不在肇十有二州之後乎自取
左氏漢志之言為之說

讀禹貢

愚讀禹貢而知一聖人之書法雖而有辨也其載九
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
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
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內地高曰丘再成曰
陶高平曰陸豬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
埴脉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斑曰墟其草木少長

曰夫其疎曰喬縣言其茂條言其長葉生而植曰
包其水道曰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
上曰浮絕水而渡曰逾曰融大水合小水謂之過
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
合于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刑祭山曰旅致功
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以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
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
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法常獻曰貢器盛曰篚包
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字
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自詮次之以便覽
者

讀洪範

洪範一篇聖人傳道之書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昔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洛書之數也禹則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周武王十有三祀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九疇之綱自一五行至五曰土九疇之目禹則洛書之經也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則箕子行疇之傳義爾其餘八疇莫不皆然綱目有緒詳畧相因昭昭可見自今讀之不無舛闕蓋自伏生口授時以然固有不敵妄議者不橫渠張子已嘗

疑之而不及正至蘇棻波張無垢葉石林洪容齋
黃東坡皆以王省惟哉至則以風雨為五紀傳文
傳于駿王文憲以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為皇極
經文當上接皇建其有極之下金鑑山始以欽時
五福而下為五福傳惟辟作福而下為福極摠傳
嘗正錯誤見於表註先正許魯齋又衍福極一疇
著為圖說然後文從字順上下明白有不待講解
而洪範之義昭然于簡策矣惜乎三八政一疇本
曰師之下不無闕文當有一脫簡齋參考定讀
如此以俟後之君子

圖書經緯說

圖書之數出于河洛圖書之理本乎天地而氣行乎萬物也何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奇耦也何謂氣陰陽升降闢闢也何謂理太極之本體也伏羲則圖以畫卦萬象備焉神禹則書以衍疇萬法立焉初若未嘗相與也殊不知天下之理一而無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聖人闡明發揮體用相資豈有二乎哉故先儒有言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其有見也夫子試申其說曰河圖一始於北洛書二始於北子之中天之心動之端也河圖以生統成洛書以奇統耦奇天之

數耦地六數天道左旋地道右轉河圖一左旋東
升而生三三轉西而生九九左旋南升而生二十
七為七二右轉西降而生四四復東而生八八右
轉北降而生十六為六洛書一左旋于東而生三
再旋于南而生九再旋于西而生七七生二十一
而復為一二右轉東南而生四四再轉東北而生
八八再轉西北而生六六生十二而復為二自氣
言之河圖左旋以五行相生為序洛書右轉以五
行相克為序水木同宮而金火易位生者為體而
克者為用奇耦之乘升降闔闢之機不窮也圖書
虛中同函太極之體河圖具十洛書合十同具太

之用而天地之至理存焉曰理曰氣曰數曰象曰圖
曰相離而氣數與理合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圖
為書之經則書為圖之緯以書為圖之經則圖為
書之緯蓋殊塗而同歸也若夫圖以畫卦書以衍
疇則易與範昭然茲不必論

後天圖說

世傳者天畫於伏羲後天定於文王先天體也後
天用也體莫大於天地故乾坤居正中焉用莫切
於水火故離坎居正中焉大傳所謂天地之位時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天之學也帝出
乎震齊寧與相見乎離致得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乾於坤成言乎良後天之學殊不知以卦乘
畫先天而已矣夫既運後天也位造化變動何從
而然交而蓋能知其非能位也自今觀之乾首
下交陽爻去坤而為坎坤首上交陰爻去
而為離於南坎陽爻與陽流於其根而成兌於
離炎上二陰浮於其表而成震于東艮陽上得三
則震去三陰而為乾於西地與陰下得位則化
一陽而為坤於西滿兌以三陰居上陽居下而陰
難為上則交旋于下而成巽於東南震以一陽居
重陰而陽難為下則反旋于上而成艮於東
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而消

長盈虛進退

因推其說

五宗

或問宗法

子者公侯

自出族人

周公為周

之子又各為其

高或繼曾或繼

五世則遷之宗

者統兄弟者也

動靜行藏天下之理備於是矣

子

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別

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繼別之所

謂之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如

而伯禽庶子為曾大宗其餘庶子

禰為宗謂之小宗小宗有四或繼

祖或繼禰其初則皆自繼禰始此

五宗者尊之統族者也小宗

故宗有五自夫宗法不講昭穆混

殺仁孝既乖旌義愈缺報本追遠之意房亦加首
而尊尊親親之道不明甚至以異姓為後使沮宗
不為若敖之思樂希矣目著其說以俟守禮君子
焉

王秘丞畫像贊

故秘書監丞王毅先生王君中夫為國子師凡
十年出提舉江浙儒學文行道術沾丐後入既歿
之六載其子同安出示畫像前輩典刑氣象如在
式瞻企歎同禹仰止乃為之贊曰
儒而迂冠而辟綦絢而婁于于而趨文之樞道之
腴維後進之楔生而寓歿而愉以眎夫故吾

河清頌

皇元聖主二十一年辛丑冬十月有一月戊辰黃河
清聖主自率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凡五百餘里
朝建遣秘書少監程徐致祭刻石志祥自古嘉瑞
靈應未有若此之盛也臣右謹按易乾鑿度曰天
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
年拾遺記黃河一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
瑞春秋二百四十年凡異屢書未聞河清也魏秦
漢以降白麟赤雁芝房寶鼎歌于郊廟神雀五鳳
甘露黃龍表為年紀未聞河清之瑞也宋元嘉中
河濟清北齊武成以大寧元年改河清唐肅宗中

興海清四日至三十里之未嘗有七日之盛五百
里之遠也惟我 國朝太宗皇帝丙子之歲黃河
清距余台百四十六年河水載清迤至叫尊帝
受命符瑞赤存若此之著者也夫宋一水為數
之充氣鍾稔子居方為此 皇朝啓運建國歸元
得天_一之數肇造朔方裨求德之瑞今

天子聖神文武

皇太子睿智仁孝備之盈祥

寔應於此別水之為物清乃本性河濁為清又返
本還元之徵國臣若陰伏草野竊聞盛事曠古所
無不勝抃躍之平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河降靈發源崑崙下合慈嶺度越龍門滔滔萬

皇沸騰駿奔介江達海嶽配鳳尊經雍冀究爰奠
中原流衝湍激宿汜其渾既渾何清既激何溫溫
潤而清并載宰聞三聖神前極握乾闥坤海伯星
耀神后效珍肇自平陸至于孟津亘五百里七日
弗渝其澄如淵其氣如飴日光玉潔風瀾灑法龍
鱗結絡虹彩繽紛比壯醴瑞同景雲動由地脈
原本天根土符水德載昭帝開帝嘉瑞應錫
之瓊璠沈璧藉纒標酒炙膳率玉胥慶詞臣致言
泰運中興茂草勃蕃軍書文軌登虞邁斬於千萬
歲永祚皇元

進河清頌表

右伏聞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清七日
貞辛陸二門噴下至孟津五百餘里寔

聖朝希世之瑞臣右謹撰河清頌意通并序上表
進呈者依以河流萬里帶神州而為淵清以永年
符昌期而效瑞光騰七日聲動四方恭惟

陛下握衆圖之靈建用皇極乘水德之運慶衆
宮濬推文明善鑒萬類沈潛睿知覽清幽維續
聖道不基沛如天之洪澤今盜賊陷秦運車與
建弗過於齒征虜后用條格屬儀韓師命將快
義旗之雲徃罰罪賞功太震矣兵之雷動河應
而行皆究寇跡討而晉絳底平信寧川嶽之昭
勳宜

爾乾坤之訢合道崑崙崙積石歷山入東海已非

一日之渾自平陸三門過垣曲至孟津凡見五百

餘里汪然光蒼然色雖龜鼉蛟龍魚鼈之無不形

黯然陰炳然陽寔水火雷霆霹靂之所自出涇渭

既別汾濟同流酌元化於樞璣昭回於堯封星龍

門久拓於禹蹟山奠川殷蔥嶺迴城於堯封星馳

土貢克符嘉應爰睹休徵然清明一忘熙水之箴

而黃流尚傳旱麓之詠宮童校牒按三古於寶

文柱史沐觚下陋雙川之綺語區草茅賦士田

野鯁生感帝力涵育之恩年逾五被

聖朝沐浴之化報無一分敬撰頌以託子墨涓

埃何補敢稱黼黻正皇猷海嶽右容少脩贊敷之
謬體干冒天威不勝戰栗之至謹奉表以聞

原葬

葬者藏也上古之俗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中士
聖人易之以棺槨地理之說未聞也公劉遷豳相
陰陽觀流泉周公宅洛卜澗水東瀍水西則擇地
以處生人矣公孫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
葬焉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卜擇地以處
喪者矣初未始以吉凶休咎論也後世陰陽家乃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於是世之人類以
吉凶休咎強為從違拘而多忌其泥也滋甚今
之言陰陽地理者宗郭氏予嘗考郭氏書其曰葬
者乘生氣也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至哉言

平夫太極既判一五妙合蓋天成象在地成形何
莫非生氣之凝聚也乘其生氣則神靈安者孫盛
辟猶培壘與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故其為術也
辨其所會乘其西來擇其所相避其所害外蔽八
風內闕五行聚之使不常行之使有止如斯而已
矣郭氏既沒學者罕得真傳僧令僊傳其術于
華川行有左驗唐太宗夜其圖經天鎮內庫禁天
下不得傳及黃巢破長安國師楊筠松竊奔注西
江而術遂宗楊氏楊授弟子三人曰曾智曰鍾可
期曰僧文通曾授廖禹與其甥賴文進廖授胡楚
仙胡授劉七姚王六道上宰劉子先得之其王世

宋其業至唐卿者而學始昌丹山蕭才清與王敏
焄又得之劉唐卿焉自是汴以南之業地理者得
其學為真傳其不得者妄焉身予嘗聞其畧曰生
氣而會地脈所歸察其來脈審其陰陽辨其逆順
究其發合別其明暗得其淺深為之饒戒正折如
剝花好接木不前不後不左不右不昂而不抑低而
不產急而不傷緩而不脫止其所止是謂至善如
不由此舛錯繆戾蓋有不得其要者矣故曰差之
毫釐失之千里可不慎歟臨海毛德齋氏世為龍
興大家代以儒顯德齋聰慧有識讀書燭理嘗侍
其尊平遠翁遊湖海間得地理秘傳其能非圖經

與郭氏之語者極其涉而合稱節觀官備者皆廢
相什伯千萬其相與道亦與世相與劇論既得指
畫中接豐豐中接信源與之有自也指其別序其
說維原極其贈之進自存其奇者與

瑞蓮頌

南行藝滿於中茲并公之官之明年故肅德學時
和氣轉地極凡初慶之產牙庭者一蓮葉如雲
質雙極或極嘉瑞請公德馨發聞感名游致此財
氣之精厚祇之靈而世德之積也御史大夫督
首紀述其事續緝達獲之士詩歌以遂其盛
容天台末右為之頌曰

滌滌神芝燁燁靈華九苞輪囷五采芬專金莖雙
立華蓋齊驅產由坤媪德應貞符神莖奕奕朱柯
煌煌瞻彼庭陴綯乎有光指佞並禁執法爭芒不
解于位發此禎祥繫德之符世不常有邦家之光
譽垂不朽丹桂聯芳玉樹同久列兩階庭際介眉
壽矧公德馨維人之瑞振肅百司維國重器南服
輯寧君子攸陞爰考休徵蕃殖庶類昔漢黃霸治
家穎川鳳凰神爵式彰自天唐有九齡七顯醴泉
俱相天子以徵臣賢洵美明公世有勲德盟府
成百歲是式潛發其祥入相王國左右天子民
靡有心嗒茲嘉瑞應自天地傳紀無窮世世岡墜

康衢有言太史有者有作頌詞以永終譽

古樵隱者傳

古者賢人志士辟名山澤隱約于耕樵漁釣之間
是耶非耶若伊摯耕辛呂望釣渭錢若水樵于華
山將終身焉及其興殷周佐宋功業莽莽垂譽亡
窮是耶非耶余登委荆山得古樵隱者其殆庶幾
乎曰傳其事隱者系出高辛有娥氏子姓有娥坐
高為虞司徒教天下以五品十三世至湯履為夏
諸侯備德行義考之於天以有九有傳世年十有
八更六百五十七祀子孫臣服于周頗有于地周亡
散落秦漢以裔為氏代以儒顯至飛卿者為宋侍

郎隱者七世祖也侍郎居台功業具見國史三
至夢弼知寧海縣文行益著更化以來俱有隱德
姑未暇論隱者主有夙質少穎悟不九敦尚志節
積學纘言孳孳忘倦見薦紳長者委身師事之延
致懽與樂善不厭遭天下多故奉二親挈妻子隱
居委羽之陽鷗冠鷲衣采樵以給樹藝以食朝夕
候親左右無遠教子弟以孝悌或勸之仕則曰物
各有適吾用天曰地曰其材而受其實又何慕
焉性曠達不羈燭事明決與人論不多讓商略古
今上下事後當成敗靡不中其言慮風晨月夕率
子弟走林麓周藉地列坐長嘯歌歌曰上山采

樵木丁丁兮求我友生鳥嚶嚶兮
上薪爨爨兮食飲
有常兮不恆不求何用不感兮
泊然世慮睨
傲物表者乎其耽愛榮名溺嗜
唯恐或失之
視隱者則有媿矣鄒陽氏曰井
實推于深山
至柯爛不歸蓋神仙寓荒誕甚
若朱翁于童
邵南之事天下共賢之士君子略
于下世所宜
然爾其古樵隱者之謂乎隱者名
德志無自號

云